

1949年诺贝尔
文学奖得主

——
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
——

本书被评选为20世纪世界最佳十部作品之一。
带给读者无限惊喜的意识流巨作。

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喧哗与骚动

【美】W. 福克纳◎著 曾菡◎译

· 福克纳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喧哗与骚动

【美】W.福克纳◎著 曾茵◎译

· 福克纳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喧哗与骚动 / (美) 福克纳著; 曾茵译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2
(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).
ISBN 978-7-5502-4499-3

I. ①喧… II. ①福… ②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0888号

喧哗与骚动

作 者: (美) 福克纳/著; 曾茵/译
选题策划: 王成国 郎爱民
责任编辑: 王 巍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版式设计: 许 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290 千字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20.25 印张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4499-3
定价: 40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电话: 010-64243832 4006586676

导读

在艺术表现方面，福克纳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者。

他追求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，却常常将生活的表象扭曲，从而从不寻常的角度，多层次地、逼真地切入人物的内心。在本书的表现方式上，福克纳使用了“多角度表达”——用4个人物的独白来一同完成故事的叙述。然而这还不够，他运用时空颠倒、意识流等艺术手法，有时候激动得没有断句，有时候哀伤得无法停顿，有时候甚至将记忆碎片胡乱拼接……福克纳用这些看似繁杂的写作创造了一部伟大而独特的作品。

福克纳是一位乐于创新的作家，而本书则是一部能给读者带来无限惊喜的作品。



目录 *Contents*

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/ 1

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 / 76

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 / 174

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/ 252

附录 / 300

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

我穿过那堵篱笆，越过花枝缠绕之处，看到他们正在球场里打球，他们冲着球场上的一面小旗子走了过去，我也沿着篱笆一直往前走。拉斯特发现了一棵花团锦簇的大树，他在树旁边的草坪里找东西。他们把插在草地上的小旗子拔了出来，打了几球。然后他们又把小旗子插回去了，来到高尔夫球场的发球台上，这个人挥杆打出一球，另外那个人也挥了一次杆。他们继续向前走去，我也随着他们的方向，沿着篱笆往前走。拉斯特转身离开那棵繁花盛开的大树，我们沿着篱笆一起走着，他们停下脚步，我们也站住不走，拉斯特又低头在草坪上找来找去了，我扭头透过篱笆的缝隙往球场看。

“科弟^①，过来捡球。”那个人挥杆打出了一球。接着，他们横穿草地，越走越远。我全身都紧紧地贴在篱笆上，目送着他们走远。

“你嘀嘀咕咕的，又说什么呢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你要我怎么说你好

^① “科弟”，即是Caddie，原意为“球童”，但因此词在原文中与班吉姐姐“凯蒂”（Caddy）同音，所以班吉一听到这个词，就会想起他最喜欢的姐姐，于是就开始哼哼唧唧了。

呢，都三十三岁的人了，还像个小孩子。亏我还特意跑大老远去城里给你买了生日蛋糕呢。别无病呻吟了。你赶快帮我找到那个两毛五的硬币，我今晚就指望拿这点钱去看演出呢。”

他们几乎不怎么打球，过了很久很久，才挥动一次球杆，小球顺着草场急速飞了出去。我顺着篱笆慢慢走着，回到他们之前插小旗子的地方。在生机勃勃的绿草坪和青翠挺拔的小树林之间，那面小旗子正在随风飘荡着。

“别找了，赶紧过来吧。”拉斯特说，“那一片地方我们刚刚找过了。他们现在肯定不会再过来了。我们下去小河谷那边找一找，一定要赶在那帮黑崽子之前找到那个东西。”

红彤彤的小旗子在草地上呼啦啦地飘着。一只小鸟俯冲下来，停在了小旗子顶上。拉斯特猛地扔了一个土块过去。小旗子在生机勃勃的绿草坪和青翠挺拔的小树林之间随风飘扬。我依然紧紧抓着篱笆不肯放手。

“快别叽叽咕咕了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他们不肯到这边来，我也没办法呀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要是还不肯闭嘴，奶奶^①就不给你办生日派对了。你要是还不肯闭嘴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信不信我把你的生日蛋糕全都吃掉？连蜡烛也不放过。把三十三根全都吞进肚子里。好啦，走吧，我们下去小河谷里找找看。我非得找到那个硬币不可。说不定还能找到掉在那里的高尔夫球呢。噢。他们居然在那儿呢。离我们好远啊。你看见了吗？”他走到栅栏边，伸长了胳膊指着远方说。“看见了没有。他们肯定不会回来了。走吧。”

我们沿着篱笆继续走到了花园的栅栏边上，我们的身影落在栅栏上，我的影子比拉斯特的更高更长。我们走到一个栅栏缺口处，想从那里钻过去。

“别动，等一下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你又把衣服挂在钉子上弄破了。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，你就不能小心一点，别再把衣服挂在钉子上了吗？”

凯蒂替我解了围，她帮我把衣服解下来，我们钻过了栅栏。凯蒂说，莫里舅舅特地交代了，别让别人瞧见咱们，所以我们还是佝偻着腰往前走。佝偻着腰，班吉。就像我这样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们全部佝偻着腰，穿

^① 即是拉斯特的外婆，康普生家里的黑人女佣迪尔希。

过花园，大片大片的花朵拂过我们的身体，发出沙沙作响的声音。脚下的土地踩上去硬硬的。我们爬上栅栏，翻了过去，几只猪在那四周嗅着闻着，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哼唧声。凯蒂说，我猜它们肯定都很伤心，因为它们刚失去了一个伙伴。刚被翻掘过的土地踩上去那么硬邦邦的，大块大块的土疙瘩硌得脚生疼。把你的两只手都放在口袋里，凯蒂说。不然你的手指又要被冻坏了。圣诞节就快来了，你要是把手冻伤了，可怎么过节呢，你说对吧。

“外面冷得要命啊。”维尔施^①说，“你肯定不会想出门的。”

“你们现在又怎么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他想出门呢。”维尔施说。

“那就让他出去吧。”莫里舅舅说。

“今天冷得太刺骨了。”母亲说，“他还是待在家里吧。班吉明。行了，别发牢骚了。”

“没事，他不会冻伤的。”莫里舅舅说。

“班吉明，你听我说。”母亲说，“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要把你关进厨房里去了。”

“妈妈说了，他今天不能进厨房啊。”维尔施说，“妈咪说她要把那些过节吃的美味食物都赶着做出来。”

“让他出去吧，卡洛琳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你别太过为他担心了，小心先把自己给累病了。”

“我清楚我自己的身体状况。”母亲说，“我真想知道，这是不是就是上帝给我的惩罚呢。”

“我懂，我懂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可你还是要先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。我给你倒一杯棕榈酒吧。”

“没用，喝酒简直就是愁上加愁。”母亲说，“愁更愁啊，你难道不

① 与上文是同一天稍早时候，地点在康普生大宅子里。维尔施是迪尔希的大儿子，康普生家里的黑佣。按照时间先后来看，一共有三个黑佣侍过班吉。1905年以前：维尔施；1905年以后：T.P.（迪尔希的小儿子）；1928年（文中的“当前”）是拉斯特（迪尔希的外孙）。作者用不同的黑佣来表示不同的时期。

明白吗？”

“喝一点儿吧，你会放松下来，好受很多的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给他裹得严实点些，小厮，带他出去吧，记得早点儿回来。”

莫里舅舅出去倒酒了。维尔施也打开门走出去了。

“你别闹了，行不行。”母亲说，“其实我们巴不得你赶快出去呢，我只是怕把你冻病了。”

维尔施给我穿上了套鞋和大衣，拿上我的帽子，接着我们就出门了。莫里舅舅在餐厅里，正要把酒瓶从酒柜里拿出来。

“小厮，只准他在外面待半个小时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就在院子里玩一会儿，不许出大门。”

“是的，遵命。”维尔施说，“我们从来不让他出大门跑到外面街上去的。”

我们走出门口。阳光冷冷地洒下来，耀眼的光芒刺着我的双眼。

“你往哪儿走呢？”维尔施说，“我们不能出大门呢，你不会真的想去城里吧，是不是啊？”脚下一地树上落下的叶子，我们踩上去，发出沙沙好听的声音。院子的大铁门摸起来冰冷刺骨。“你还是把手放在口袋里吧。”维尔施说，“你的手老摸着门，手指会冻坏的，对不对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待在家里等他们呢。”他把我的手塞进我口袋里去。我能听见他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。我能闻到空气里寒冷清冽的味道。^①院子的大铁门摸起来是那么地冰冷刺骨。

“太好了。这里有几个山核桃。咦，你看，还有一只松鼠，跳到那棵树上去了，你快看呀，班吉。”

我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铁门的寒意了，但我还是能闻到空气里寒冷清冽的气味。“你最好还是把手放回到口袋里去吧。”

凯蒂往这边走过来了。她跑着过来了，她背着一个书包，一蹦一跳的，书包在她身后甩来甩去。

“嘿，班吉。”凯蒂打了个招呼。她打开大铁门走了进来，她弯下

^① 班吉是个智障者，但他对周围事物的反应很灵敏，可以体验到各种感觉。

腰来。凯蒂身上散发着一股闻起来像雨后树叶般的清香。“你是特意出来接我的吗？”她说，“你是来等凯蒂的对吧。维尔施，你怎么能让他把手冻得这么冰冷呢。”“我喊了他好多次把手放进口袋里啊。”维尔施说，“可他就是喜欢摸着铁门。”

“你是来接凯蒂的吧。”她说，一边揉搓着我冻僵了的双手。“什么事。你想告诉凯蒂什么事呀。”凯蒂散发着一股雨后树叶的清香，当她跟我们困得就要睡着的时候，她也散发着这种香味。

你又一个人哼哼唧唧些什么呀，拉斯特问^①。等我们走到小河那儿，你不就又能看见他们了嘛。来，这株曼陀罗送给你。他递给我一朵鲜花。我们一起走过了栅栏，眼前是一片空地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凯蒂说^②，“你到底想告诉凯蒂什么事情呀。他们肯让他出来吗，维尔施？”

“没办法，不能把他关在家里啊。”维尔施说，“他一门心思就想着要出来，他们好不容易同意了，他就直奔这里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门。”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凯蒂说，“你是不是想着我一从学校回家，圣诞节就到了呀。这是不是就是你的小心思呀。圣诞节是后天呢。圣诞老人，班吉，圣诞老人。来吧，咱们一起跑回家，跑暖和起来吧。”她牵起我的手，我俩一起奔跑，穿过闪耀着明媚光芒，沙沙作响的树叶。我们沿着楼梯跑上去，跑出了那一片明亮的寒冷，跑进了这一片黑暗的寒冷。莫里舅正在把酒瓶放回到餐柜上去。他喊住了凯蒂。

“维尔施，把他带去壁炉边取暖吧。去吧，跟着维尔施。”凯蒂说，“我马上就来。”

我们走向壁炉，坐了下来。妈妈说：“他着凉了没有啊，维尔施？”

“没有。”维尔施说。

“把他的外套和套鞋都脱下来吧。”妈妈说，“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别再让他穿着套鞋就进屋了。”

① 这一段回到“当前”。

② 紧接之前的回忆，回到了1900年12月23日。

“好的，太太。”维尔施说，“现在先别动。”他把我的套鞋脱了下来，又帮我把外套的扣子解开。凯蒂说：

“等等，维尔施。妈妈，他今天还能再出一次门吗。我想带他一起出去。”

“你最好别带他出去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他今天已经出去得够久了。”

“我觉得，你们两个最好都别再出去了。”妈妈说，“迪尔希说天气要变得越来越冷了。”

“啊，妈妈。”凯蒂说。

“真是胡说八道呢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她在学校待了一整天了。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。去吧，凯蒂斯^①。”

“妈妈，让他也一起出去吧。”凯蒂说，“求您了。不然他又得哭叫了，您也知道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在他的面前提这个事啊。”妈妈说，“你为什么跑回家来呢。这下好了，又给找到了他出去的借口了，他又要来闹腾我了，我又得担惊受怕了。你今天在外面玩得已经够久了。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坐在家里，陪他一起玩吧。”

“卡洛琳，就让他们出去玩吧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这一点点寒气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的。记住，你自己也得振作起来，可别担心过度又累病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妈妈说，“真是没人能懂我内心有多害怕过圣诞节。真没人知道。我不是那种能吃苦耐劳独当一面的女人。看在杰生^②和孩子们的份儿上，我真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健康强壮一些。”

“你已经竭尽所能不让他们为你担心了。”莫里舅舅说，“你俩出去吧。但是今天别在外面待太久了。你们的母亲会担心。”

“遵命，先生。”凯蒂说，“来吧，班吉。我们又要出门啦。”她帮我衣服扣好，我们俩就往大门走去了。

“你怎么不帮他把套鞋穿上呢，你是不是想让我的小宝贝就这么出

① 凯蒂斯是凯蒂的大名。

② 康普生先生的二儿子沿用了他的姓名“杰生”。此处指康普生先生。

门。”妈妈说，“你是不是想让他生病呢，你看看这快过节的节骨眼上，家里可闹哄哄全都是人哪。”

“我忘了。”凯蒂说，“我还以为他正穿着套鞋呢。”

我们俩又走回来。“你可得多想想，细心点啊。”妈妈说。

现在别动啊，维尔施说。他帮我套鞋穿上。“等哪一天我归西了，你们可就得多为他操心啊。”妈妈说。现在跺一跺脚，维尔施说。“班吉明，过来亲亲你的母亲吧。”

凯蒂把我带到妈妈的椅子旁边，妈妈用双手捧着我的心肝宝贝，然后她紧紧地拥抱着我。

“我可怜的心肝宝贝啊。”她说。她放开了我。“小甜心，你和维尔施可得好好照顾他啊。”

“好的，没问题，”凯蒂说。我们出去了。凯蒂说，

“维尔施，你不用跟我们一起出去啊。现在他归我管啦。”

“好吧。”维尔施说，“这冰天雪地的，我出去也没什么好玩的。”他走开了，我们在过道里停下了脚步，凯蒂双腿跪了下来，两只胳膊环抱着我，她的冰凉明媚的脸蛋贴着我的脸。她的气息像森林里的大树。

“你才不是可怜的小宝贝呢。是不是呀。是不是呀。你有凯蒂陪着你呢。你是不是有你的凯蒂姐姐陪着你呀。”

你能不能闭嘴，别再叽叽歪歪了啊，拉斯特说。^①你难道不为你自己感到羞耻吗，这么闹腾了大半天。我们路过了马车房，马车正停在里面。这辆马车装了一个新轮子。

“你先上马车坐着吧，乖乖地等你妈妈出来。”迪尔希说。^②她胡乱地把我塞进了马车里。T.P.拽着缰绳。“老实说，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杰生就是不肯再买一辆轻便些的新马车。”迪尔希说，“这辆破车迟早有一天

① 回到“当前”。

② 以下的一大段文字，写的是班吉看到车房的旧马车时所引发的回忆。事情发生在康普生先生已经去世的1912年。这天，康普生太太戴了黑色面纱和花去上坟。康普生太太与迪尔希提到的昆汀是凯蒂的私生女，她与班吉的大哥同名，他已于1910年自杀。罗斯科是迪尔希的丈夫。

会跑着跑着就突然散架了。你看看这些车轮都快报废了。”

妈妈出来了，她把脸上的面纱往下拉了拉。她手里握着几枝鲜花。

“罗斯科斯在哪里呢？”妈妈问。

“罗斯科斯的胳膊今天酸疼得太厉害，根本抬不起来了。”迪尔希说，“您放心，T.P.的驾驶技术也是一流的。”

“我还是不太放心啊。”妈妈说，“我本来觉得，一个礼拜才麻烦你们一次给我准备一个马车夫。苍天可鉴，这实在不算什么很难办到的要求吧。”

“卡洛琳小姐^①，您也知道，罗斯科斯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病，一旦犯病，他就没办法干驾马车这个活了。”迪尔希说，“您现在还是先上车吧。T.P.的驾驶技术和罗斯科斯一样好呢，保证能把您安全送到目的地。”

“我还是觉得心里没底。”妈妈说，“车上还带着个小孩子。”迪尔希走上台阶。“您还觉得他是个小孩子呀。”她一边说着。她一边扶着妈妈的胳膊。“他都是和T.P.一样高大的小伙子了。您不是要出门吗，那现在就赶紧出发吧。”

“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害怕。”他们从台阶上走了下来，迪尔希扶着妈妈坐进了马车。

“要是走到一半，马车翻了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哎呀，您这么说，难道不觉得羞愧嘛。”迪尔希说，“难道您不知道吗，光有一个十八岁的黑人小伙子，这可没办法让‘皇后号’飞奔起来。‘皇后号’的岁数比T.P.和班吉的年龄加起来还大些。T.P.你可得把皮绷紧点，好好伺候‘皇后号’。要是你没能把卡洛琳小姐伺候得心满意足，我回头就让罗斯科斯暴揍你一顿，你知道我说得出就做得得到。他虽然有风湿痛，可揍扁你还是绰绰有余。”

“好的，遵命。”T.P.说。

“我总有预感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。”妈妈说，“班吉明，别再嘟嘟囔囔了。”

① 源自美国南方的习惯，黑人女佣对自己一手带大的主人家的孩子依然沿用婚前的称呼。

“给他一枝鲜花拿在手上吧。”迪尔希说，“他正想要一枝呢。”她说着就把手伸了过来想抽一枝鲜花。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妈妈说，“你会把它们全都拆散架了，揉得一团糟。”

“您把它们抓紧点。”迪尔希说，“我就只抽一枝给他。”她递给我一枝鲜花，然后她的手就离我远去了。

“现在就出发吧。不然待会儿小昆汀看到了你们，她也吵着要跟你们一起出去了呢。”迪尔希说道。

“她现在在哪里啊？”妈妈问。

“她正在房子里和拉斯特一起玩得开心呢。”迪尔希说，“出发吧，T.P.。就像罗斯科斯教你的那样驾着这辆马车，出发吧。”

“是的，遵命。”T.P.说道，“驾！出发吧，皇后号！”

“别让小昆汀出来啊。”妈妈说？

“放心啦，我肯定不会让她出来。”迪尔希说。

马车在颠簸中摇摇晃晃前进着。“我还是不去了吧，我不放心把小昆汀留在家里。”妈妈说，“T.P.，我不想出去了。”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大门，地面不再颠簸不平，T.P.抽了“皇后号”一鞭子。

“T.P.，听见我说的话没有。”妈妈说。

“可还是得让它继续跑着呢，”T.P.说道，“我们不能让它睡过去了，不然咱们怎么回马房呢。”

“你就在这里掉头往回走吧。”妈妈说，“我实在不放心把昆汀留在家里。”

“这里真的没办法掉头呢。”T.P.说。很快马车就行驶到了更宽阔的路面上。

“在这里总能往回掉头了吧。”妈妈说。

“好吧。”T.P.说。马车开始掉头往回跑。

“T.P.，你能不能稳当一点啊。”妈妈说着，一边赶快抱紧了我。

“我总得想办法掉头回去呀。”T.P.说，“皇后号，吁！”我们停了下来。

“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部掀翻呀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不然您要我怎么办呢。” T.P.说。

“你给马车掉头让我心惊胆战。”妈妈说。

“‘皇后号’，打起精神来。” T.P.说。我们继续前进。

“我就知道，迪尔希肯定会趁我不在家，让小昆汀弄出点什么乱子来。”妈妈说，“我们得快点赶回去。”

“驾！跑起来吧。” T.P.说。他抽了“皇后号”一鞭子。

“哎呀，T.P.你还是悠着点儿吧。”妈妈一边说，一边紧紧搂住我。我能听见“皇后号”的马蹄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大片大片明亮晃眼的各种形状流畅平缓地掠过马车两侧，它们的影子流淌在皇后号身后。它们就像车轮顶端那一小块明晃晃的区域，一直不停地往前移动着。然后，有一边的形状停住不动了，这是个有士兵站岗的白色岗亭。但另一侧依然流畅平缓地往前移动着，渐渐地也慢了下来。

“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”杰生问。他双手插袋，他耳朵后面夹着一支铅笔。

“我们正要赶去墓地呢。”妈妈说。

“很好啊。”杰生说，“你们去吧，我可没拦着你们啊，是不是。你们特意来这里跟我说这个对吧。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也不想去。”妈妈说，“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去，要是你肯的话，我就觉得稳妥多了。”

“你在害怕些什么呢？”杰生说，“反正父亲和昆汀又不会再伤害你了。”

妈妈把手帕伸进面纱下面。“妈妈，您快别这样了。”杰生说，“你想让这个大白痴在这广场中央疯疯癫癫地大喊大叫吗？T.P.，赶快起驾吧。”

“驾！‘皇后号’。” T.P.说。

“这真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呀。”妈妈说，“不过我很快就离开这人世间了，就再也不用这么烦恼了。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杰生说。

“吁。” T.P.说。

杰生又说：“莫里舅舅用你的名义开了五十块钱的支票。对于这件事

你有什么要说的吗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问我。”妈妈说，“我没有任何话要说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别麻烦你和迪尔希。我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，接下来背负重担的人就该轮到你了。”

“快点吧，T.P。”杰生说。

“吁。”T.P.说。各种各样的形状继续流动着。马车另一侧的光影又开始变幻了，明媚耀眼，快速疾驰，平稳流畅，这一切都像是凯蒂对我说，我们就快要睡着了的的那个时刻。

大傻子，你就尽情地哭吧，拉斯特说。难道你自己不觉得害臊吗？我们穿过了牲口棚。棚里的所有小隔间都敞开大门。现在可没有斑点小马给你骑了咧，拉斯特说。地板脏脏的，积满了灰尘。天花板眼看着就快掉下来了。那些东倒西歪的窗户里全是昏黄的蜘蛛网。你怎么会想到走那条路呢。你是不是很希望他们的球飞过来把你的脑袋削掉？

“把你的手放在口袋里。”凯蒂说，“不然你的手指又会被冻坏的。圣诞节就快来了，你要是把手冻伤了，可怎么过节呢，你说对吧？”^①

我们在牲口棚外四处走动。大奶牛和小奶牛都站在棚子门口，我们还能听见“小王子”和“皇后号”，还有小欢欢在牲口棚里顿蹄子的声音。“要是天气不这么冷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骑上小欢欢出去玩啦。”凯蒂说，“可是今天太冷了，没办法在马背上待那么久。”然后，我们看见了小河沟，那里正在冒着炊烟。“那是他们杀猪的地方。”凯蒂说，“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走那边，然后就能看到他们了。”我们慢慢从山上走下来。

“你不是一直都很想拿着这封信吗。”凯蒂说，“那你就拿着吧。”她把那封信从她衣服口袋里拿出来，放在我的口袋里。“这是一个圣诞礼物。”凯蒂说，“莫里舅舅想把这个礼物送给派特森太太，给她一个惊喜。我们要把这个礼物送给她，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。嗯，你现在把双手放在口袋里，这很好。”我们走到了小河沟。“这里已经结冻了。”凯蒂说，“你看。”她敲下了河面上的一小块冰，把这块冰贴在我脸上。“冰

^① 班吉看到了马厩，就想起了圣诞节前夕和凯蒂一起去送信时，经过马厩的情景。

块。这就说明天气真的非常冷了。”她小心翼翼地带我穿过小河沟，然后我们爬上了山。“我们甚至不能把这事告诉母亲和父亲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寻思的吗。我觉得这会让派特森先生，还有母亲和父亲都喜出望外，派特森先生不是给过你糖果吃吗。派特森先生去年夏天送了好多糖果给你，还记得吗？”

我们眼前出现了一条栅栏。上面的藤蔓已经枯萎，风拂过栅栏，猎猎作响。

“我唯一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莫里舅舅不让维尔施来送信呢？”凯蒂说，“维尔施的口风很紧啊，他会保守秘密的。”派特森太太正在窗户上张望着。“你在这里等着我。”凯蒂说，“现在就在这里等着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把信给我吧。”她把那封信从我口袋里拿出来。“记得要把双手放在口袋里呀。”她手里抓着信，爬上了栅栏，穿过那一丛枯萎的，沙沙作响的花朵。派特森太太来到大门口，打开了门，站在那里。

派特森先生在绿油油的花丛中砍伐枯枝。^①他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看着我。派特森太太一路飞奔着穿过花园。我看到她的双眼，我开始哭泣。你这个笨蛋。派特森太太说，我早就跟他^②说了，别让你一个人跑来送信了。赶快把这信给我吧。派特森先生飞快地跑了过来，手里还握着他的锄头。派特森太太斜身靠在栅栏上，伸出手来想拿信。她还想试着翻过栅栏。把信给我吧，她说，赶快给我吧。派特森先生爬过栅栏。他拿到了那封信。派特森太太的裙子挂在栅栏上。我又看见了她的双眼，然后我跑着下山了。

“那边远处除了房子，什么也没有。”^③拉斯特说，“我们走下到小河沟那里去吧。”他们在小河沟里洗衣服。其中有一个人正在唱歌。我能闻到衣服飘荡在空气中散发出来的味道，一缕缕青烟飘过小河沟往我们这里飘来了。

① 这一段写的是另外一次班吉独自一个人给派特森太太送信时，被派特森先生发现的情景。当时是1908年的春夏之间，花园里已经有了“绿油油的花丛”。班吉分不清花和草。

② 这里指的是派特森太太的情夫莫里舅舅。

③ 回到“当前”。